



遥远的烏卡

苗 歌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遙 遠 的 烏 卡

苗 歌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遙 遠 的 烏 卡

苗 歌 著

*

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7/8印張 93,000字

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1,200 定價(6)0.40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描写党的民族政策在保卫国防斗争中的巨大威力的中篇。小说以云南省西部边境线上一个景颇族山寨——烏卡为背景，反映了党的干部开辟这一国防要塞的最初的艰苦奋斗。着重描写了勤劳、勇敢、善良的景颇族人民在工作组一系列实际行动感召下的转变，同时写出了彻底粉碎敌人在烏卡进行阴谋活动的整个过程。

封面图作者：程十发

統一書號：10009·279

定 价 四 角

“呵，景頗，我的兄弟，
請你盤腿靜靜坐着，
我將用高黎貢山古老的旋律
為你唱一支景頗人新生活的贊歌……”

——摘自一首未完成的長詩

烏卡寨心有棵古树，誰也不知它活多少年了。粗壯的樹身上長着一層毛茸茸的青苔。丫枝托着稀疏的闊葉片兒，彎彎扭扭地伸展開去。離這古树不遠的一個竹籠^①里，住着可憐的瞎老头兒董勒干。董勒干半輩子沒下過山，不知天，不知地，漆黑一團地活着。深山大箐里的苦日月，把他熬得又癯又瘦，跟一截山里刨出的野紅苕一樣。他的歲數……不，景頗人是不興記生辰的，說他有一大把胡子的歲數就行了。

一九五二年九月，一天——烏卡人只記得那是山官家^②開生荒的日子，烏卡雨過天晴，山林被久雨洗得亮晶晶的，綠茵茵的。大朵大朵的雲彩，從高黎貢山群峰的脖子上滑過去，落在山谷的底層，象煙一樣地慢慢消散了。眼前陡地亮堂起來，好象誰在頭上揭去了什麼東西。家家的竹籠屋頂都顯露在金色的陽光下，靜靜地冒着水氣。

那天一早，人們都上山去了。董勒干的兒子卓孔弄，扛着發銹的火槍，跟他的伙伴相約着去撿山團獵。女兒木碧也提

① 景頗人的屋子建在離地面約三尺高的木椿上，呈長方形，無窗，形式很象籠子。

② 山官是景頗族氏族首腦人物，跟原始部落的酋長有些相近。

着篾筐，蹦蹦跳跳，跟寨里許多小姑娘搶先奔進樹林，去摘剛鑽出土的新鮮菌子。董勒干吃罷晌午飯，獨自睡了一陣，但睡不着，渾身骨節痒酥酥地難熬。這是他多年來的老習慣：骨節痒了，天就晴了，他得出外透透風了。他從屋角摸到一個盛烤酒的竹壺，旋開蓋兒，呷了一口：“嘿，好烈！”這是兒子离家前特地為爹留下的。董勒干有了些興致，獨自鑽出竹籠，歪歪倒倒地摸到寨心那棵古樹腳下。

董勒干在樹腳下坐了很久，太陽慢慢偏西了，山風也開始呼呼地吹起來。一竹壺酒進了肚，心頭燒得火辣。人醉了，竹壺擱在腳邊。他想站起來，可是，兩腿不聽使喚，竟象癱瘓了似的。喊人扶一把，也沒個人應一聲。天氣太好了，人，整天都戀在山里哩。

“哼，天一晴，索子都拴不住你們……”

董勒干有些生氣了，暗自咒罵着。正在這時，他聽見了足音，叩叩叩地朝他走來。他大口噴着唾沫星子，用命令的口吻忿忿地說：

“來，扶我一把！”

果然走來兩個人，扶着他站起來。左首那人是個醬紅臉的小伙子，大眼睛，塌鼻子，看來不過十七八歲光景；一身新縫的藍布制服，頭上扎了個白布頭巾。他順手撿起地上的竹壺，用景頗話問醉酒的老人道：

“阿瓦摩^①，你家在哪裡？”

① 景頗話，大爹之意。

董勒干偏着头，皱起眉，沒有回答。在烏卡，董勒干是个受人尊敬的長者，难道誰还不曉得他住在哪里嗎？这話問得可荒唐哩。

右首那人是个細高个儿，二十来岁，穿着一套褪得发白了的旧軍服；長方臉，寬額头，双眼微微下陷，好象老在思考什么。他悄悄对醬紅臉的小伙子打个手势，指指前面，意思是說：“走着瞧吧！”小伙子点点头，兩人就一左一右扶着董勒干朝前走了。

暮色近了。夕阳貼在西山峰頂，瀉下万道金光，把烏卡打扮得輝煌极了。重重迭迭的原始森林，順着蜿蜒起伏的山势，綿延一片，逶迤而去，在近晚的山风中滚动着，嘯叫着。一股淡青色的霧靄，不知从哪里悄悄升起，浮游在烏卡頂上，一动不动，好象凝住了。

三人慢慢走着。董勒干的家早走过了。鴉群扑着被夕阳染紅的翅膀，聒噪着从空中掠过。从阴湿的窪地里，飞螞蟻鑽出土来，騰空而起；空中浮游着数不清的細黑点子，发出輕輕鼓翼的营营声。

“呵，阿瓦摩，飞螞蟻起窩啦！”

董勒干停住步子，朝天搨动着鼻孔，仿佛想聞出他熟悉的气味来。干皺皺的老臉上，慢慢显出笑意。景頗人一向認為飞螞蟻出窩是晴天的吉兆哩。

“唔，天晴啦！”他打着酒呃咕嚕着。

“天晴啦！”醬紅臉的小伙子重复說，一面朝他同伴意味深長地挤挤眼睛。他的同伴一直沉默着，似乎并不懂得这个吉

兆，只茫然地盯着前面出神。

从寨头走到寨尾，找不到老人的家。他倆正急，忽見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，蓬着头，赤着脚，腰間系一根紅腰帶，背上扛一只篾筐，边追他們边哭：“爹，爹……”醬紅臉的小伙子猜到准是老人的女儿，就停下来站着，問道：

“是你爹嗎？他醉啦。我們又不曉得你家住在哪里。小姑娘，別害怕，我們是民族工作队，剛从县上来的。”

小姑娘双手捂住臉蛋，从指縫里偷偷瞧着兩個生人。她听不懂小伙子最后那句話的意思，歇下盛滿花花白白菌子的篾筐，有点畏縮地指指寨心說：

“我家在那边哩。”

“好，你領路，我們走吧。”

小姑娘走在头里，不很放心，一步一回头。赤脚板在軟泥地上拍拍响着。董勒干喘吁吁的，臉被酒醺成了紫檀色，搭拉着的腦袋，一步一晃。

“到了。”小姑娘說，指指面前一座旧竹籠。那座竹籠已經歪了，茅草全是黑的，又破又爛，伏在那里，看去活象一匹衰老的跛脚牲口。

把老人送进屋，兩個生人便掉头走了。

木碧扶着爹到火塘边坐定，跑去頂上竹門，这才湊在爹耳根上，悄悄地說：

“爹，送你回家的是兩個汉人！”

“唔，唔……”

幸好董勒干真的醉了，沒有立刻被这惊人的消息吓着。

他噴着酒气，咂着舌头，一心等儿子打獵回来，好好吃頓兽肉；因为，一季雨水，吃的全是山茅野菜，嘴皮从沒沾过一点油味呵！

2

山风打着唿哨，鑽进大森林来了。森林里黑压压的，阴沉得有些怕人。潮湿的地气掺杂着树叶霉爛的腐味，到处弥漫着。韋孔弄扛着一只滴着血的死麂，跟他的伙伴勒勤打獵回来。稀泥巴在赤脚板下踩得吱吱叫。

韋孔弄扎扎实实的，長相有点象董勒干：顴骨突起，腮帮下陷，嘴角微微翘起，好象随时都挂着笑意。他头扎旧布头巾，腰佩竹壳長刀，肩上斜挎着一枝火枪，遍身皮肤褐黑，完全是一副道地的青年獵手的模样儿。

“勒勤，我越猜越迷糊啦！他們不象做生意的汉人。一人一杆枪……拿稳是当兵的！”

勒勤是个粗眉大眼的矮个子，年紀跟韋孔弄不相上下，說話声音洪亮，烏卡人都說他的嗓子是面破鑼——他在林里大叫几声，雀鳥听見都会惊得迁窩。他解下腰間的竹壺，仰天吞了口酒，擦擦雀斑鼻子說：

“那个喊話的人，倒真是景頗口音，你想，哪有景頗人帮汉人当兵的？咳，老人常說，石头做不得枕头，汉人交不得朋友……”

“这倒是怪哩，”韋孔弄把死鹿換了肩，“我真是吃螺螄肉走彎彎路，越猜越迷糊啦！”

原來，他們今天打獵出了件事：傍晚時分，攆山人正圍獵着一只黃麂。那畜牲背上帶着槍花，却還不翻，忍痛朝林里竄去。攆山人緊緊相追，用高亢的喉音吶喊助威。韋孔弄是烏卡出色的年青獵手，手准，力大。他跑在頭里，忽左忽右，灵巧得很；正象景頗人常說的：對於一個好獵手，樹樁、丫枝、刺蓬會讓路的。

追着，追着。轉過烏卡坡東，森林延伸到更深的山谷里去了。黃麂淌着血，步子越來越慢。這正是射擊的好時機。韋孔弄舉起槍，狠狠地瞄準着。正在這節骨眼上，攆山人騷亂起來，三三兩兩往回跑。韋孔弄正在納悶，猛一抬頭，這才瞥見山梁上立着一串人，全扛着槍，神抖抖的……

“漢人！”韋孔弄渾身一緊，立刻撒開腿，隨着眾人往回跑。還有什麼比“漢人”更可怕的字眼哩？但這時候，只聽見山梁上傳來喊話聲：

“阿—普—阿—爵！”^①

韋孔弄放慢步子，轉過臉來，恰好跟勒勤打了個照面。他心頭七上八下，不知往哪邊跑好。接着，山梁上好幾個嗓子一齊喊道：

• “阿—普—阿—爵！”

山谷回響着這同一的喊聲。韋孔弄膽壯了，朝勒勤丟個

① 景頗話：“大哥，不要怕！”

眼色，兩人轉身前去，終於逮着了那只黃麂……

“咳，他們到底是些什麼人哩？”

暮色加深了。山風帶來遙遠的山谷的寒意。兩人的腳步在林里單調而孤獨地响着。忽然，遠處有人在叫：“韋孔弄，喂，韋孔弄！”兩人停住，朝森林深處豎起耳朵。韋孔弄很快就嫌惡地皺着眉梢，說：“倒楣，又碰上他啦！”勒勤會意地眨巴着眼說：“這是干莫！”正說着，森林深處陡地閃出一個中年漢子，幾步就奔到他們面前來。勒勤大着嗓子問道：

“干莫，你這一向又到哪裡發財去啦？”

叫做干莫的那人，有一副水牛般的身架兒，橄欖臉，厚嘴唇，左頰上帶着一條刀痕，肩頭扛着一枝烏亮的大十响^①。他裂開嘴巴，盯着韋孔弄扛着的死麂，眼饞饞地說：

“嘿嘿，好運氣，好運氣。我又趕着一份禮肉^②了！”

韋孔弄把死麂攆在地上，拔出腰刀，打算割一塊胸肉給這貪婪的干莫。勒勤在一旁笑着說：

“干莫，你的生意好做啦！今天烏卡來了一伙做生意的漢人！”

“什麼生意不生意的……韋孔弄，我說，給我一塊腿肉吧，從這裡砍。”說着，干莫又用指頭在死麂腿上戳了一下。

“算了，胸肉不是更好嗎？”韋孔弄執拗地砍着死麂帶肉的胸骨，說：“干莫，別貪心了，要是我胆子小些，這只麂子這陣還

① 這是一種英造步槍。

② 景頗族獵人打獵野物時，誰遇見誰就可以領得一份禮肉，以示吉利。干莫在這裡是勒勤性質。

在洞里舐伤哩。那些扛枪的汉人，有男，有女；象是做生意的，又象是当兵的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扛枪的汉人从烏卡过路吗？”干莫锁紧眉毛，瓮声瓮气地问。

勒勤争着回答道：“过路？不，看样子他们只有在烏卡歇夜了。我亲眼看见他们扛着一包一包的行李，牵着两匹装满馱子的牲口。”

干莫打听明白以后，掉头就走。韋孔弄砍好一块胸肉，朝他背影喊道：“喂，干莫，胸肉嫩哩，你将就收下吧。”干莫神色匆匆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我有事情，肉，改天拿吧……”冬冬几步，就鑽进阴暗的森林去了。

韋孔弄沒精打采地把死麂推上肩膀：“哼，連嘴边的肉都不要了，干莫这人，心眼真多！”

“是啊，干莫是烏卡最能干的人哩！”

在分手的时候，勒勤向韋孔弄要了兩大串肉。他打算將其中小的一串送給自己心上的姑娘木娜；虽然她一直对自己那么冷淡，也許，新獵好运，会使她回心轉意的吧？

韋孔弄鑽进了竹籠，見火塘燒得正旺，爹和妹子都盤腿坐在席地上发楞。他把大半只死麂冬的一声擱在一边，抱起竹筒，咕嚕咕嚕灌滿一肚子凉水，高高兴兴嘯了一口气說：

“爹，一只麂子！”

木碧朝他努努嘴，輕輕地說：“爹今天碰着汉人啦！”

“呵，汉人果真在烏卡住下了嗎？”韋孔弄盤腿坐定，細細

打量着爹的神色。董勒干悶声不响，臉上兩個陷下去的眼窩，結着兩顆發亮的疤痕，映着火光，微微發紅。

“我还不是碰着汉人！这只黄牯……”韋孔弄兴冲冲地講着他的打獵奇遇，末了說：“今天运气不坏，雨水一过，就打到一只肥牯子！”

董勒干咕嚕着：“汉人进寨，不会有好事！”

“爹，我前一向听人說，壩子里新到一伙汉人，不象从前的黄兵^①心腸爛……”

董勒干不相信地嗤嗤鼻子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汉人总是汉人。剃头刀快，砍不倒树。”

“爹，送你回家的那兩個汉人，看样子都很和气。有一个还会講景頗話哩。”木碧說，接着又將爹今天的遭遇告訴了哥哥。

“是呵，爹，新汉人的心怕是变好了。”

“变好？”董勒干烦躁地岔断儿子的話，垂下头，双手按住胸口，伤心地說：“汉人变得好，我董勒干的眼睛也变得好……”

韋孔弄有个弱点：只要爹一提到眼睛，他就不作声了。好象爹的瞎眼是他永远駁不倒的道理似的。

……董勒干的眼睛早先不瞎。不，烏卡人都曉得，董勒干年輕时眼力可好哩，比韋孔弄現在还好。他是烏卡这一帶的打獵能手。每年烏卡祭天鬼时，寨心古树上悬着的拴綫錢^②，数他打下的多。可是，八年以前，国民党反动軍隊上山到处糟

① 指过去国民党的軍隊。

② 景頗人逢盛大集会时，由姑娘用有顏色的綫拴一包錢，悬在 树 梢，讓小伙子們打靶。誰打斷錢，錢包掉下来归誰得。这个又叫做打“唐碌”。

踢：燒寨子，搶東西，派伕，殺人……。為了活命，烏卡人都逃到山箐里躲着，成天找山茅野菜吃了充飢。董勒干的女人就是那年吃野菜中毒死的。

一天，一支漢人黃兵的“保安隊”從烏卡過路，看樣子又是從哪寨打財喜^①來的。當他們七歪八倒地爬着烏卡大坡時，老林里忽然拍的打來一槍，不偏不歪，把一個掛皮帶的官長腦袋崩得稀爛。黃兵們着了慌，馬上如臨大敵，架起機槍，朝林里亂掃一陣。然後拉開隊形，鑽進林里搜查去了。

半天，搜出一個種地的景頗人。就是董勒干。

“好大狗胆！”黃兵象豺狗一樣凶狠，喝道，“是你開的槍嗎？”

“不，不是……”董勒干用漢話哀求着，身子打着哆嗦。
“長官，我沒有槍……”

黃兵們搜了一陣，什麼也沒搜着。這時，一個當官模樣的舉起鞭子，問道：

“你是哪寨人？”

“烏……烏卡。”

“看見有人從林里走過去嗎？”

“沒有。長官，我在種地……”

“野種！打！”鞭子抽下來了。董勒干在皮肉的痛楚中昏厥過去。

等他清醒過來，發覺自己躺在地上，雙手被反綁着。周圍

① 國民黨軍隊常上山掠劫財物，以此作為軍餉來源，叫做打財喜。

站着狞笑的黄兵们，在交头接耳嘀咕着，好象要看什么稀罕一样。刚才那个当官的，又在董勒干耳边大声喝道：

“喂，你听着：你死不了。回去告诉你们那些野种，哪个再敢反抗中央军，就跟你今天一样下场……”

他们把董勒干的眼珠挖了。董勒干叫着，滚着，扳着；血，沾着尘土，淌了一地……

从此，董勒干就深深仇着黄兵了。在他朴素的观念里，黄兵就是汉人，因此，引伸开去，他自然也就仇着一切汉人。他在山上无声无息地活着，靠儿子和姑娘养活自己。生活对于他是沉重的。他可没忘记黄兵的话：“告诉你们那些……”每年，乌卡人吃新谷^①时，他都胀着粗筋，咬着牙齿，把仇恨教给同族的年轻人。天上的月亮圆了又缺了，山上的旱地开了又荒了。一晃就是八个年头啦。董勒干的身体更加萎缩了，心眼更加闭塞了；可是，就在他生命力快要衰竭的时候，解放了，共产党把新世道带到边疆的深山大箐里来了。

3

夜雾在山间弥漫着，越来越浓，慢慢掩盖了每座竹籠。乌卡入睡了。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。景颇人蜷缩在屋角里、火塘边、草地上，三三两两低语着，用各种想象去揣测白天发生

① 景颇人有“吃新谷，说旧话”的风俗，每年吃新谷时，由老人向子孙讲述本族本家仇恨，好让他们以后报仇。